

# 紅手帕

孫謙編著



商務印書館

本劇音樂部份已失掉，希望演出團體另行配曲，作者十分願意演出團體能夠採用當地民歌演出。原曲係晉綏七月劇社音樂組配製，因保管不慎，致使遺失，特向七月音樂組同志們致歉意。

三幕十場歌劇

紅 手 帚

時間 一九四五年臘月。

地點 晉綏邊區有羣衆基礎的新解放區。

人物

張忙忙 二十三歲，民兵小隊長。

范鐵子 比忙忙略大幾歲，民兵分隊長。

武國棟 三十五歲，農會幹事。

范六小子 十七歲，民兵。

楊四海 四十餘，惡霸。

楊淑貞 十八歲，楊四海女。

王丑旦 二十三歲，民兵內奸。

民兵羣衆及農民羣衆。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場

(十月的一天，在楊四海家)

(張忙忙揹槍上)

忙 (唱小調) 滿場的糜子滿地的穀，  
滿天的秋風樹葉兒落。

日本投降往出滾，

咱們民兵有大功。

(白) 丑旦，丑旦，快麼！

丑 (揹槍急上) 來了來了！

忙 (前後看看) 丑旦，到啦，你叫門。

丑 (叩門) 四爺，四爺！

(內年青女子聲：“誰呀？”)

丑 我們，你開來門吧！(楊淑貞上，開門)

淑 是你倆個，進來吧。

丑 四爺在不在？

淑 在嘞(向內)爹，爹，忙忙和丑旦來啦。(楊四海上)

楊 是你倆個，快回家裏坐。(進門)

丑 四爺沒出門？

楊 噢！沒事在家裏歇着。淑貞倒茶。(淑下)你們今天有什公事？

忙 沒什，剛才我們到前村查了查戶口。

丑 走到四爺門上啦，就回來歇一歇。

楊 好好，民兵查戶口，應當應當。我家裏你們不查一查？

丑 四爺家裏沒含糊，慢說咱村裏沒有壞人，就是有壞人還能鑽在四爺家裏？忙忙哥，你說是不是？

忙 噢……

楊 丑旦說的好，我們楊家是世代書香門第，耕讀傳家，老人們的教訓，就是“不做犯法之事，不取無義之財。”到了我楊四海手裏——(淑貞提茶上)小隊長，請用茶，淑貞，拿紙煙來，你看我倒忘了，哈哈哈……

丑忙 不必客氣，不必客氣，(淑貞給忙忙點煙)

淑 爹！你的早飯預備好啦！

楊 那你快去叫廚子多溫上些酒，再炒兩個菜。小隊長，今天就在咱們家裏用便飯吧。

忙 不用不用，我吃過啦。

楊 吃過飯了喝上幾盅，千萬不可推辭。

丑 忙忙哥，喝上幾盅吧，四爺家的酒是陳酒，你到汾陽城裏也買不出來。

淑 喝幾盅吧，我去招呼去。（下）

楊 就說我吧，我這人，天生下就是這“捨己爲人”的脾氣。譬如：民國二十七年日本人佔了咱們這裏，村人們推我當維持會長，我二話沒說就應承了，這是爲咱全村人辦事麼。你們想想：當時那個局面，要是沒人出來維持一下，那怎麼行？

丑 四爺說的可真也是，當時人家那些靈動一點的人，都鑽在家裏不出來了，只有四爺一個人出來維持這局面。

楊 後來又找我當村長，當就當吧，我不幹叫誰幹呢？辦了幾年村事，可得罪的人不少，到今年七月裏，日本人投降啦，八路軍佔了咱們這裏，村裏有人罵我是漢奸，真正是“狗咬呂洞賓，不認好賴人。”他們就不捫住良心想想：要沒我楊四海維持這幾年，村裏早叫日本人給收拾灰了！

丑 對，對，四爺說的都是正理，你說哩，忙忙哥？

忙（應付）哦！哦！

楊 多虧八路軍有個寬大政策，要不然就說不定還要拿上我問罪哩！唉！如今這世道真是……

淑（淑貞提酒壺端菜碟上）爹！菜好啦！

楊 請請，小隊長，請來上坐。

忙 就這裏吧，這裏就好。

楊 你來我家裏是客，自然應該上坐，來來，請！

丑 忙忙哥，四爺抬舉咱們，你就上坐吧！

（淑貞又端菜上）

忙 這就，這就——

楊 淑貞，給小隊長滿酒。

忙 啊，哎！（忙忙一推辭，把酒洒了一身，淑貞掏出紅手帕去擦，擦完之後，隨手把手帕塞給忙忙，這事叫丑旦看見了，淑貞急忙過去給丑旦斟酒）

丑 我自己來，我自己來，（向淑）大姑娘也坐下喝一盅吧。

楊 對，你也陪小隊長喝幾盅。（淑貞坐在忙忙側）今日貴客臨門，咱們要痛飲幾杯。

丑 咱們可不算稀客，常來常往的

同笑 哈哈哈哈哈

楊 （唱）貴客臨門喜盈盈，

淑 （唱）美酒大肉待嘉賓，

忙 （唱）我們一來多打攪，

楊 淑 （合）且請開懷飲幾盅，

丑 （唱）油煎雞蛋小炒肉，

楊 （唱）家常便飯待客人，

丑 （唱）人生都願享富貴。

衆 （唱）富貴人家樂無窮。

楊 （白）來來，你們年青人划幾拳。

丑 忙忙哥和四爺先來。

楊 奉陪，奉陪。

忙 我不會，丑旦來吧。

淑 （向忙）你怎連划拳也不會。（向忙忙丟眼風）

丑 四爺，我來敬四爺幾杯。

楊 來來來，（二人划拳起）（范六小子上）

范（唱）鐵子哥叫忙忙前去開會，  
滿村裏我都已跑了一回。（划拳聲）  
耳忽聽四海家吃酒划拳，  
小隊長大概是在他家中。（划拳笑聲）  
(白)忙忙哥，忙忙哥。

丑 門外有人叫忙忙哥。

楊 是誰呀？

范 忙忙哥，忙忙哥！

忙 六小子的聲音，哦，我倒忘了，武國棟今天就從縣上開會回來。大概是回來啦，叫我開會哩，我得趕緊走。

淑 忙什麼？他們那會倒那麼要緊。

忙 你不知道，武國棟從縣上回來，不知道又佈置下什麼工作啦？

楊 那你快去吧，公事要緊。

丑 來，喝了這盅再去。

范 忙忙哥在不在呀？

忙 哟！不能叫他知道我在這裏。

楊 淑貞，你去說一下。

淑 誰呀？

范 我，六小子，張忙忙在你家不在？（淑貞開門）

淑 是六小子，回來坐坐吧，忙忙不在這裏，人家才不來我們家呢！

范 不來你們家？我看見他從這大門口出來都三四回了。

淑 也就是那三兩回，以後再沒來。

范 他真不在你家？

淑 真的嘛，不信回來看看。

(六小子瞪了淑貞一眼，下)

淑 (唾了一口) 呶，沒頭鬼！(關門回去) 我把他發送上走啦。

忙 那我也走呀，你們在吧。

楊 好，你有公事，不留你了，以後有空了，到我家來坐。

忙 來來。丑旦，你不走？

丑 你先走一步，我再坐坐就走。

淑 你可常來呵，我們家又沒狼，又沒虎，怕什哩？

忙 對對，一準來，你們回吧！(下)

楊 哈哈哈。淑貞，關上門，把東西收拾下。(淑貞下) 丑旦，這是我們的一個對象，我們要把他拉進來，能起大作用，你要知道，他是民兵小隊長呀！

丑 是，他手下的一把子人，都是年青後生。

楊 (思索) 用個什麼辦法才能把他拉進來？

丑 不容易，這個人幹了幾年民兵，是個老革命，完全是共產黨腦筋，用錢勾引不動他，

楊 噢！

丑 啊，四爺，我想起來了。

楊 什麼？

丑 我看他是愛上了淑貞……(淑貞上)

淑 爹，姨媽起來了，她燒好了烟，叫你去抽哩。

楊 你先過去，我隨後就到，(淑貞下)(看淑貞背影) 噢！他愛上了她！

丑 看樣子好像是。

楊 丑旦，你先去聽聽他們開什麼會，我這裏仔細籌劃一下，你晚上來聽我的指示。

丑 好，我就走啦。（下）

楊 （思索）嗯，對！（二道幕下）

## 第 二 場

（同日，在武國棟家。張忙忙上）

忙 （唱）我在楊家正吃飯，

六子前來把我喚，（掏出紅手帕，看了看）

楊家姑娘恩情大，

我一個心兒分兩邊。

（白）噯，酒喝多了，（下）。（武國棟上）

武 （唱）縣裏開會轉回家，

新的工作佈置下，

要把羣衆發動起，

反貪污，反訛詐，

民兵工作要整理，

壞份子要洗刷！

鐵 （上，白）國棟叔。

武 忙忙沒來？

鐵 沒來，我打發六小子去尋他，全村尋了個遍，也沒尋見。不管他，咱們先談談吧，縣裏開會的情形怎麼樣。

武 縣裏完全同意咱們的意見，只要抓住楊四海貪污訛詐的事實，就可以進行鬭爭，不過先得把羣衆發動起來。

鐵 楊四海啊！老百姓可恨透他啦，一發動就起來了。

武 這工作你可不敢看的太容易，我們在縣裏討論了三天哩，咱村裏日本

在的時候，民兵工作搞的不錯，可是老百姓的覺悟還不夠，要搞反貪污  
鬪爭還得好好組織一下哩。

鐵 縣上的意思是……

武（唱）咱村工作基礎差，  
還得仔細想辦法，  
青年民兵做骨幹，  
鬪爭那才不會垮。

鐵（唱）你的意思我贊成，  
民兵應當打先鋒，  
只要民兵起作用，  
什麼工作都能成功。

武（白）對了，你們民兵要在這個鬪爭裏起骨幹作用，我看，咱村的民  
兵還得整理一下。

鐵 我這個分隊裏大部分都沒問題，就是那個王壯旦……

武 那是楊四海的狗腿子，有他光能壞事，不能成事。

鐵 那就把他洗刷了，村裏邊羣衆對他反映很多，那是一塊爛豬肉，把咱  
們這一鍋湯都快鬧臭了。

武 你說忙忙這個人怎麼樣？

鐵 忙忙？六小子給我彙報過幾回，說他最近常往楊四海家跑，一共去了  
四趟啦，如今那人疲疲拉拉的，心就不在工作上。

武 我看這鬪爭楊四海的計劃先不要告他，咱們再勸勸他，看他的行動怎  
麼樣？

鐵 他……（忙忙上）

忙 國棟叔。

武 忙忙來了。（忙忙進門，扭頭後上，偷聽）

鐵 你到那裏去來？怎麼六小子全村尋了個遍，也沒有尋見你。

忙 我那裏也沒去，就在家裏來喫。

鐵 那怎麼他到你家裏也沒尋見？

忙 誰可知道他。

鐵 哼！誰知道？

忙 你這是怎麼啦？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就往出提喫，不要這麼哼哼打打的。

鐵 你剛才是不是又到楊四海家去來？

忙 誰告你說我到他家去來？我不過是上回查戶口去了他家兩次，那是爲工作喫。沒事我到他家幹什麼？他是個地主漢奸，我沾惹他幹什哩？

鐵 好，你不要光嘴上說得漂亮。

忙 你憑什麼說我光嘴上說的漂亮！

武 算了吧，一件什麼事情也值得這麼大吵大鬧的。

鐵 好好，還是開咱們的會，忙忙，我可不是平白無故的謾賴你，我是勸你以後注意着些。

忙 我早就注意着哩，革了幾年命，難道連這麼點把握也沒有？

鐵 那就好。

忙 國棟叔，縣裏佈置了些什工作？

武 （唱）縣裏開會有佈置，

各村民兵要整理，

特務頑固常來破壞，

除奸工作定要注意。

忙 （唱）這個工作我同意，

你去照顧別人的，

我的民兵你放心。

保險都是沒問題！

武（唱）這件事不敢太大意，

我們還得研究仔細。

鐵（白）王丑旦，你能說他是個好民兵？

忙 怎？你又是說的王丑旦，那個人還沒點小毛病呢？王丑旦他就沒一點好處，人家是反正過來的，過來時還帶的一條槍，這也是大功一件哪。

鐵 大功？什麼些大功，那是楊四海的狗腿子！

武 忙忙！你沒聽見過村裏羣衆對他的反映？王丑旦在日本人在的時候，給楊四海當村警，把村裏的人糟害的可夠苦了！

鐵 忙忙！（唱）再不要說丑旦有什麼功，

再不要說他是個好民兵。

自從他反正後，

打人罵人，拿槍吓唬老百姓，

檢人家的瓜和菜，賭博串門門，

壞事做得數也數不清。

忙（白）那都是些小錯誤。

武（唱）那不是小錯誤，

那是違犯紀律的大事情！

羣衆反映太不好，

給咱村民兵丢了人！

鐵（唱）看看他從前再看看如今，

忙（白）如今怎麼樣？

鐵（唱）錯誤不改反而加增，

整天價胡說亂道，惑亂人心！

武（唱）王丑不是咱們的人，  
他和地主交情深，  
咱們說話他不理，  
地主說話他都聽。

忙（白）那你們說丑旦該怎麼辦吧？

鐵 民兵裏不能要地主的狗腿子，洗刷了他！

忙 他不好，咱們應當教育嘛，怎麼能隨隨便便就洗刷了人家？我也不好，  
那把我也洗刷了吧！

武 忙忙，不是這麼說，教育當然是應當教育，可是這個人太壞了，要這麼  
下去影響不好，叫羣衆都說咱們民兵沒紀律，同志們也不同意。

鐵 是呀！六小子給我提了好幾次意見啦，他們還埋怨我這個分隊長包庇  
王丑呢！

武 忙忙，你的意見怎樣？

忙 我也贊成，咱再往下討論吧！

鐵 國棟叔，咱們要發動羣衆，整理民兵，我看幹部們以後的行動也要注  
意些。

武 是麼，幹部們的腳後跟一定要站穩，這叫個立場，這回我們在縣上討  
論立場問題，縣長政委他們都有指示，說幹部們的立場要是不穩，什麼  
工作都做不好！

忙 國棟叔，你們齊放下一百二十四個心吧，別人的立場我不敢說，我張  
忙忙，我自己敢保證，我的腳後跟什時也是穩的，你們不要看見我往楊  
四海家裏跑了幾趟，就怕我沒立場，放心吧，我革命也不是三日兩後晌，

誰好誰賴我分得清楚着嘞！

鐵 那就好，是怕你一不小心，上了人家的圈套哩！

武 可得注意些，那楊四海是個老狐狸精，鬼計多端，一不小心，可就要上當呀！

忙 你放心吧，還有什討論的？

武 也沒什啦，你看你這一小隊裏頭別的民兵怎麼樣？

忙 分隊長知道，讓他說呢。

鐵 你這態度就不對，你那一小隊是歸你領導哩麼，你還能不發表意見？

忙 那你們說王丑旦該怎洗刷？

武 我看是先收了他的槍，教育教育他，等他真正轉變了再說。

（此時丑旦準備走，後退）

鐵 好，就這麼辦。

武 忙忙，你說？

忙 我沒意見，（丑旦在退的中間，六小子上，發現有人偷聽，一下抱住  
丑旦）

六 誰？

丑 我，我，丑旦……

六 （火起）丑旦，你爲什偷聽？（打）

丑 六小子，你怎麼打人？

六 打你怎麼樣？（又打）

丑 （大聲喊）你打，你打，（鐵，武，忙等出）

鐵 幹什麼？

六 我正去吼人回來，他狗日的在外面偷聽你們開會！

丑 我，我是來尋小隊長，剛進來——

鐵 你放屁，尋小隊長怎麼就能跑到國棟叔窗戶跟前？你說誰叫你來偷聽的？

丑 我……不是來偷聽，天老爺在上，我偷聽你們幹什呀？鐵子哥，我真是來找我們小隊長的。

忙 你找我有什麼事？

鐵 丑旦，你一天鬼鬼溜溜的，不知在幹些什，又串門子，又跑地主家，又欺負老百姓，我和你談，也不止一次了，你改了沒有？

丑 我，我……國棟叔，放過我這一回吧！

武 丑旦，你犯的錯誤可不是小事情，最近村裏羣衆對你的反映很多，我們不能不管。

丑 我的錯，我都認了，以後改就是了。

鐵 把槍拿來，給我！

丑 槍？要繳我的槍？

武 對，你先把槍交了，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等你轉變了以後再發給你。

鐵 拿過來吧！（奪去槍）

丑 鐵子哥，把槍還給我吧，我以後再不違反羣衆紀律了！

武 你還是回去想一想再說吧！

丑 這，這槍是收定了吧？！好，打下江山了，沒有丑旦的份兒了，對！（下）

鐵 你小心着，你以後再在村裏胡說亂道，擾亂人心……

忙 你這也太……

鐵 怎麼？收他的槍你不願意？

忙 願意願意，國棟叔，沒什討論的了吧？我家裏還有些事，我走啦！

（下）

武 鐵子，回來，咱們再談談。（武，鐵同下）

## 第三場

(同日下午，在楊四海家)

(二道幕啓時，淑貞坐在桌邊縫東西，唱着流行的日本歌曲。楊四海上)

楊 (唱) 人生在世只爲錢，  
吃穿二字最當先，  
張口吃，伸手穿，富貴人家樂無邊。  
如今世道不太平，  
我混水摸魚用苦心，  
我這裏巧定美人計，  
要勾引忙忙入迷陣。(坐)

(白) 淑貞，給爹沏碗茶來，  
淑 噢！(下)

楊 唉！世勢變的好快，從日本人來到日本人走，幾年工夫，不覺得過去了。這幾年，算我幸運，閹下不少的房產土地，可是好景難長，不知道怎麼一來，這世勢變成窮小子們的天下了，唉！難說！難說！

淑 (淑貞上) 爹！給茶。

楊 放下，淑貞，你縫的是個什？

(淑貞正縫一件繡花煙口袋，急藏)

淑 什也不是，我縫着玩的。

楊 淑貞，你過來，爹仔細看看你。

淑 (過來) 幹什呢？

楊 (端詳過後) 哈哈哈，淑貞你真是爹的一件奇貨。